

陌上桑琴归

(一)

桑琴被堡主苏今庭逼着试药时，痛不欲生。

她死死抓着苏今庭的衣袖，第一次哭着哀求他：「堡主，求求您，属下什么都没有了，只有这个孩子了，求求您放过他.....」

苏今庭墨发薄唇，只抓紧碗灌药，声音略带嘶哑：「这个孩子你不能要，婉月会伤心的，她不希望你生下来.....」

眼泪模糊了视线，桑琴只听到苏今庭在她耳边不住道：「我会补偿你的，桑儿，我会补偿你的.....」

事实上，这个无辜的孩子也是苏今庭的，但他却为了另一个女人，甘愿让这个孩子沦为牺牲品。

那个女人叫谷婉月，是苍云堡的两代堡主夫人，亦是苏今庭的青梅竹马。

谷婉月如今有孕在身，胎象却不稳，请来的许圣医说，得用一味极其霸道的药，为保万无一失，需要一个承受得住，且孕期相当的女子先行试药，否则冒然给谷婉月服用，很有可能一尸两命。

于是，放眼苍云堡，有内功护体，又与谷婉月几乎同时怀孕的左护法桑琴，成了试药最好的选择。

而谷婉月又不希望桑琴生下苏今庭的孩子，所以一切更加顺理成章了。

桑琴当下便被囚了起来，强行试药，除却堡主苏今庭，连右护法厉随风都不得探视。

整个苍云堡上下，唯一真正关心桑琴命运的，恐怕就只有同她一起长大的厉随风了。

漆黑寒冷的夜晚，桑琴蜷缩在床上，忍受着一波波袭来的强劲药效，脸色惨白，冷汗直流。

苏今庭已守在她床头疲惫睡去，月光透过窗棂洒进，她望着那张她曾深深爱恋的脸，咬牙忍住疼痛，竟不希望出声破坏掉这难得的一刻静谧，即使眸中已有水雾升起。

他从没这样守过她，可多残忍，这样衣不解带的照料，只是为了杀死她腹中孩儿，确保另一个女人的万无一失。

她从没奢望过自己能和谷婉月平起平坐，更没奢望过自己的孩子能和她的孩子相提并论，但为什么要这样残忍，为什么要夺去她的孩子，谷婉月的腹中是条人命，她的孩子就不是一条命了吗？

生命都是那样珍贵，却还在未出世时，就已将贵贱分得清清楚楚，她恨苏今庭，恨谷婉月，却更恨自己的无能为力。

桑琴颤着手摸到腰间的竹筒，从里面取出那朵风干的花，摸索着摘下一片，在黑暗里无声无息地嚼入嘴中。

很快，毒效发作，那种痛压过了原本的阵痛，她眼中有雾气漫上，直咬得唇边血渍斑斑。

她很笨，每次都只能想到这种以痛止痛的法子。

因为世上没有哪种痛，能痛过心头绝望，所以她宁愿让身体上的痛楚麻痹自己，不再胡思乱想。

那朵淡紫色的花叫五叶罗，乃世间难得的奇株，是苏今庭送给她唯一的東西，她害怕它凋零，便索性风干，放入竹筒，即便执行任务时也不离身。

苏今庭不说，但桑琴以为，那是他曾予她的定情信物，在盛大的夕阳中，伴着承诺一并绽放在她心间。

他拥她入怀，信誓旦旦：「桑儿，等夺回苍云堡，我定迎你为妻。」

而如今，当年的五叶罗早已残缺，在这个冷风肆虐的夜晚，桑琴摘下了第三片，木然而苦涩地嚼入嘴中。

泪水滑过嘴角，无情地提醒着她，这是他第三次放弃她了。

(二)

吞下第一片五叶罗是在两年前。

那时桑琴和厉随风跟随着苏今庭，浩浩荡荡地杀回苍云堡，助他夺回了堡主之位——

以及心头旧爱，谷婉月。

当年苏今庭的师兄齐赫，不仅用卑鄙的手段弑师夺位，追杀苏今庭，还抢走了他的未婚妻谷婉月，并在登位当天举行婚礼，以此刺激逃亡在外的苏今庭，试图将他同其党羽引回去一网打尽。

那时要不是桑琴和厉随风死死拉住了苏今庭，恐怕血红了眼的苏今庭早就杀回去，中了齐赫的圈套。

从那之后，苏今庭立誓雪耻，他像是忘了谷婉月般，开始重新培养势力，重新集结人马，从无到有，吃了无尽苦头，终是在两年前杀回苍云堡，一举扬眉。

直到这时，还沉浸在喜悦中的桑琴才赫然发现，苏今庭望着谷婉月的眼神，是比从前更甚的柔和与深情。

原来他.....并没有真的忘了谷婉月。

「桑儿，你别着急，堡主只是念旧，他不会，不会负你的。」

厉随风素来沉默寡言，不知道怎么安慰人，来来回回就那么几句，却叫桑琴倍感温暖，一颗不安的心奇异地就定了下来。

在外逃亡的那几年，桑琴对苏今庭死心塌地，她是他最得力的属下，亦是他最贴心的红颜知己。

逃出苍云堡时，他们在一片追杀的混乱中，和大部队失散，误打误撞跌进了鬼泣林里，那是个终年不见阳光的树林，传说住了各种吃人的野兽，一旦进去了就再难出来。

无法言说那段日子是怎样捱过来的，苏今庭身受重伤，靠着桑琴找来的食物和水，靠着桑琴形影不离的保护，一点点撑过了最危险的时期，从鬼门关里挣了条命回来。

他甚至喝过她的血，弹尽粮绝之时，她割破手腕，贴在他唇边喂他，那时的苏今庭在迷迷糊糊中，看着桑琴苍白的脸颊，心头一动，不可谓不是震撼的。

他知道她的心意，从来都知道，但他从不回应，任她默默守护在他身边，只有那一次，他心中说不出是何滋味，竟鬼使神差地抓住了她的手，嗫嚅开口，语气虚弱而又坚定：「等出去后，我，我必不负你。」

桑琴笑了笑，低下头，苍白的脸上染了些绯红，在洞壁的映照下，显得格外的秀美动人。

其实她多想告诉苏今庭，为了他做一切她都是心甘情愿的，因为他也曾这样救过她，在她很小的时候，在苍云堡那场残酷的训练中，她和其他选中的小孩，被放逐到无人的荒林里，她被毒蛇咬中，昏迷不醒，还以为自己快要死了的时候，也是他这样救了她，替她放血疗伤，喂她溪水草药，还将她背了出去，给了那时无助不安的她莫大的温暖。

她伏在他背上，夜风吹过她的发梢，她想她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个少年，即使她在一片黑夜中，看不清他的模样，不知道他

的名姓，但她就是记住了他，记住了他的气息，记住了他瘦削的背，记住了他有力的手臂，记住了——

他背上一道浅红色的印记，像个月牙儿，又像把弯刀的印记。

对，就是那样一道印记，深深刻在了彼时桑琴的心中，更是叫她在日后一眼就认了出来。

那时她和在训练中筛选下来的同伴们，站在台下，亲眼见证了苍云堡百年庆典的圣火仪式，激昂的鼓声中，堡主的十二个嫡传弟子纷纷脱了衣裳，烈酒兜头浇下，然后接过圣火，按照辈份从小到大，一一传了过去，最终由堡主点燃在了总坛里，熊熊升起。

就在所有人都为之欢呼欣喜时，人群里，桑琴的目光却直直望向台上的那道背影，她颤抖着身子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——

少年脊背俊挺，墨发飞扬，酒水顺着那完美的线条流下，湿漉漉的背上，赫然浮现着一道浅红色的印记，像个月牙儿，又像把弯刀。

原来那夜救了她的人，竟是堡主的四弟子，苏四少主，苏今庭！

桑琴心潮起伏，像做梦一样。

她找了他那么久，当时他在清晨的薄雾里不告而别，她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，她后来一直在找他，从没放弃过，可她做梦都

没想到，那个她念念不忘，苦苦寻觅的少年，竟然会是堡主最宠爱的弟子！

苏、今、庭，轻念着这个名字，桑琴再看向台上的眼神就变得柔和起来，仿佛这个名字在那一瞬间刻进了她心底。

这一刻，就是好多年。

好多年以后的桑琴，已经成为了苏今庭最得力的下属，她尝试问过那年发生的事情，但苏今庭却记不大清了，他随手做过的事情太多了，而当年那一件，他显然并未放在心上。

可能于他只是一时的恻隐之心，但对桑琴而言，却是毕生的刻骨铭心。

那是第一次有人背起她，在星月下，带着她走出极度的恐慌与绝望，她永远不会忘记那份恩情的。

如今斗转星移，昏暗的鬼泣林里，换作早已长大的桑琴，背起了苏今庭，一步一步，咬牙往前行。

「少主，桑琴会带你出去，桑琴不会抛下你.....」

一声声毅然，回荡在半昏半醒的苏今庭耳畔，提醒着他不要睡着，一定要坚持下去。

就这样坚持着，坚持着，终是在第十天，厉随风带着人马找到了他们，结束了鬼泣林的一场噩梦。

那时的桑琴浑身血污，瘦得脱了人形，而她背上的苏今庭虽受着伤，却比她好了太多，可以说是桑琴一直在用内力和鲜血支撑着他。

桑琴几乎是一头栽在了厉随风的怀里，她疲惫地闭上眼，只觉终于松了口气，可以好好睡上一觉。

而厉随风却是微颤着双手，哽咽了喉咙：「桑琴，我来晚了。」

那是桑琴第一次看见厉随风的眼泪，以往再残酷的任务厉随风也没有掉过泪，那次他却哭了，抱着她闷声地哭。

眼泪滴在她脸上，流进嘴里，温热而苦涩，却熨帖了她整片心。

(三)

从鬼泣林出来后，桑琴和苏今庭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，这点变化在此后桑琴追随苏今庭，重新建立势力的那几年里越来越明显，直到大事在即，攻入苍云堡之前，苏今庭在盛大的夕阳中，送了一朵五叶罗给桑琴。

「桑儿，等夺回苍云堡，我定迎你为妻。」

那层没有挑明的关系终于落定。

那一定是桑琴听过最美的承诺。

她在苏今庭的怀里欣喜落泪，将那朵五叶罗捧在胸口，紧紧贴着自己的心跳。

霞光微染，和风轻拂，而她那时并不知道，厉随风就站在不远处，静静地看着这一幕，俊秀的脸庞陷在光影里，握剑的手紧了又紧，薄唇轻抿，终是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去。

桑琴以为回到苍云堡后，将是她美梦的开始，却不料有句话说得好，太美的梦终究不能信。

开始得那样不真实，亦结束得那样匆匆忙。

苍云堡被攻陷后，齐赫狡猾地逃了，留下谷婉月这个「堡主夫人」，叫苏今庭一时不知该如何处理。

面对曾今的旧爱，即使有多少遗憾与错过，一切也早已物是人非，他心乱如麻，只能暂时命人将谷婉月看守起来，待堡中大小事务都解决后再行安置。

而就在这时，谷婉月却趁看守不备逃了出去，直奔苍云堡的后山。

悬崖上大风烈烈，谷婉月一袭长裙，明艳得不可方物。

真美，桑琴追上来时，发自内心地感叹着，随之胸口一涩——

这才是真正配得上苏今庭的人吧。

「别过来！」

谷婉月的一声尖叫唤醒了桑琴，她急忙伸出手，上前两步：
「谷姑娘，你别冲动，今庭马上会赶来，你千万别做傻事……」

「今庭？」谷婉月痴痴笑着，望向桑琴的眼神里满是嘲讽，
「叫得当真亲热，你就是那个左护法桑琴，苏今庭的新欢？」

充满敌意的话语中，桑琴有些尴尬，不知该说什么好，只能继续劝道：「苏姑娘你莫再后退了，后面便是万丈深渊，你小心一点……」

「别假惺惺了！」谷婉月冷冷一哼，美艳的一张脸瞥向桑琴身后，那里有道身影由远至近，正朝这边奔来。

是苏今庭率着人马赶来了。

谷婉月忽然一笑，神情古怪地望了眼桑琴：「那我们来看看，他究竟是要旧爱，还是要新欢？」

话音刚落，谷婉月竟然扭头直接跃下了悬崖，桑琴瞳孔骤缩：
「不要！」

来不及多想，她已经风一阵地扑了上去，在半空中紧紧抓住了谷婉月的手。

喀嚓一声，她们被挂在了悬崖边上的一棵枯树上，而远处一道撕心裂肺的声音也瞬间传来：「婉月——」

苏今庭带着人终于赶到了！

「来！婉月，快点，把手给我！」

仿佛完全没有注意到桑琴的存在，苏今庭猛地扑在了悬崖边，心急如焚地向谷婉月伸出了手。

桑琴愣了愣，这一切只发生在短短片刻间，她在这时才彻底恍然，方才谷婉月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。

她显然早就知道悬崖边上有棵这样的枯树，所以才肆无忌惮地纵身一跃，引着她也跳了下来，布下一局以命相赌的抉择，看看在苏今庭的心里，究竟是新欢重要，还是旧爱难忘。

但显然，这场抉择根本没有必要，因为所谓的「新欢旧爱」从来不是在一条线上，连比较的资格都没有。

桑琴在寒风中瑟瑟发抖，双眸酸涩，她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不去注意苏今庭望向谷婉月的关切眼神，即使心里已是翻江倒海，她也对自己说没关系，她自己一个人也能爬上去的，总之不会出事就好。

至于什么赌局，她不在乎的，对，她不在乎.....

这样想着，桑琴甚至伸出一只手，帮忙先将谷婉月推了上去，当谷婉月终于够着了苏今庭的手时，她松了口气，正准备自己也往上爬时，头顶的那只脚却狠狠踩了下来，踩得她猝不及防，瞬间瞪大了眼，难以置信地向后一仰，凌空跌了下去。

「桑儿！」

这次终于有人呼唤她的名字了，却不是苏今庭，而是一个熟悉无比的声音。

那道身影飞身跃下，在半空之中抱住了她，映入眼帘的正是厉随风俊秀的眉目！

桑琴几乎在刹那间就哭出了声：「阿风！」

所有积压的委屈和恐惧在顷刻间爆发，桑琴紧紧抓住厉随风，风声掠过耳旁，她听到崖顶上一片混乱，有人惊声叫道：「左护法和右护法都掉了下去！」

苏今庭放下谷婉月后，也立刻趴在崖边大声喊道：「桑儿，阿风！」

那一瞬，桑琴想到了很多很多，脑中乱作一团的时候，却对上厉随风一双漆黑的眼眸。

「别怕，有我在。」

那是桑琴失去意识前，听到的最后一句话，也是她这么多年来，最想听到有人对她说的一句话。

(四)

一场飞来横祸的坠崖，没有要去桑琴的命，却叫她吞下了第一片五叶罗。

所幸在关键时刻，厉随风一只手抱住她，一只手握紧剑往崖壁的缝隙间一插，猛烈的震荡中，缓了坠势，两人才堪堪在离崖底不远处跌了下去。

虽未伤及性命，却仍旧受了点伤，苏今庭带人赶到崖底时，护着桑琴的厉随风已经昏了过去，桑琴守在他旁边，眼泪止不住地流。

苏今庭奔上前，确认两人无事后松了口气，而后有些愧色地望向桑琴：「桑儿.....对不起。」

桑琴置若罔闻，只咬牙切齿地看着他身后跟来的谷婉月，那张脸依旧美艳得不可方物，却叫桑琴第一次感受到了刻骨的恨意。

「要是阿风出了什么事，我便是拼死也要拉你陪葬！」

这样一句话「吓」哭了谷婉月，而为桑琴换来的结果是一个耳光，苏今庭几乎是下意识地出手，扇出后自己也是愣了，看着桑琴错愕的眼神还不待开口，谷婉月已经扑进了他怀里，哭得梨花带雨，叫他无暇再顾及其他。

也许这就是「新欢」和「旧爱」的区别吧，桑琴脸上火辣辣的疼，心里却已经没什么感觉了，她吃力地搀扶起厉随风，不再去看苏今庭，也不再去看谷婉月，只跌跌撞撞地向前，就连苏今庭在她身后几声急呼，也不再去听，不再去管。

就这样吧，她已经很累了，她想回去，她要带阿风一起回去.....

坠崖一事，谷婉月重新回到了苏今庭身边，柔情似水的模样就像曾经一般。

养伤的过程中，苏今庭来看过桑琴，桑琴向他平静地叙述了整个事情的经过，末了，她问他：「你信我吗？」

苏今庭看着桑琴无甚波澜的眼神，心头无来由地一痛，他点头：「我信。」

但桑琴却依旧定定望着他，果然，苏今庭的下一句话是：「婉月只是太害怕失去我了，她其实本性善良，这次是有些冲动了，别怪她好吗……」

桑琴努力抑制住眼中的热流，抿紧唇点头，然后躺下转身，像是累了：「我想歇息了。」

苏今庭沉默了片刻，离去前，久久望着桑琴的背影，终是放柔了声音：「别胡思乱想，等你身子好了，我们就成亲。」

桑琴闷闷应了一声，没有太大反应，事实上，她正在吞下第一片五叶罗，根本开不了口回应苏今庭。

等到人走灯熄，她才揪紧双手，痛苦地喘着气，忍受着五叶罗带给身体的痛楚，那种能够压过心头痛的感觉，正是她此刻需要的。

以痛止痛，固然愚蠢，却极有效。

仿佛一个心理暗示，以后每吞下一片五叶罗，桑琴对苏今庭的爱都会淡下一分，但那之前她对他的恨也会全部抹去，她又能够重新无所嫌隙地爱着他。

就像爱着那个曾经在荒林里，背着她走出绝望的少年一样。

所以当养好身体后，苏今庭要桑琴去一趟云岭雪山，取回山顶的雪明蕊时，桑琴没怎么想就答应了。

苏今庭爱怜地抚着桑琴的脸：「桑儿你真好，我等你回来，堡中也会同时筹备婚礼了，等你回来就能做漂亮的新娘了，你欢不欢喜？」

那时苏今庭眼中除却爱怜，还有一丝愧疚，桑琴当时不明白，直到与厉随风一同上路前往云岭时，厉随风才犹豫着告诉她：

「雪明蕊是谷姑娘缠着堡主要的，她说自己有心口绞痛的老毛病，唯有以那雪明蕊为药引，才可根除，她还说，还说一定要你去取，堡主拗不过，所以……」

桑琴听了后有些怔忡，厉随风见她半天没说话，急忙宽慰道，那谷姑娘其实是见她要和堡主成婚了，心有不甘，才使点小性子，而堡主这样容忍着，也多半是因为歉疚与念旧，当年毕竟是他没有保护好谷姑娘，叫她被别人抢去为妻，他如今做这些都只是想补偿而已，等这回取了雪明蕊，他们就不会再有瓜葛了，这反是一件好事情……

「你就安安心心等着做你的新娘好了。」厉随风说完这句后仍不见桑琴开口，反而一直望着他，眼神古怪，不由更急了，刚想再说，桑琴却扑哧一下笑了：

「阿风，我头回听你一口气说这么多话，弯弯折折的，当真不符合你平时冷面杀手的形象……」

厉随风愣住，和桑琴大眼瞪小眼了半晌后，俊秀的脸庞微微涨红，一声羞恼道：「你就坏死吧！」

「驾！」他扬鞭策马，远远甩掉桑琴，只可惜身后的笑声还是遥遥传来，叫他面皮愈加红了。

风中仿佛飘荡着阵阵花香，清冷的气息迎面而来，前头的前头，就是云岭雪山了。

厉随风的嘴角不经意地扬起，似乎已经看见桑琴穿上大红的嫁衣，露出幸福的笑脸了。

那样的她一定很美很美，即使那份美不属于他，但他也仍旧为她的欢喜而欢喜。

（五）

当桑琴同厉随风快马加鞭赶回苍云堡时，恰一烟花当头绽放，堡中上下正在举行一场婚礼。

而所有人的笑脸在看到风尘仆仆的桑琴时，都有一瞬间的僵住，想说什么，却又被桑琴身旁的厉随风震慑住，空气都弥漫着一股浓烈的杀气。

桑琴不敢相信，怀里还揣着仔细包好的雪明蕊，她一路小心翼翼地带回来，生怕压坏一点，惹苏今庭不高兴。

她看着门前的红灯笼，看着四处贴的喜字，看着所有人欲言又止的目光，忽然间觉得，自己出现得实在不是时候，至少没有

人希望她此刻出现，她就像个莫名其妙的闯入者，打破了一室和谐。

「桑儿，你，你回来了……」

一袭喜袍的苏今庭匆匆走出，显然堂只拜到一半，他神情有些慌乱，整个人在夜色中却是俊美无双的，当得上新郎的身份。

「是啊，我回来了，带回了雪明蕊。」桑琴笑得艰涩，从怀里掏出后递给苏今庭，仿佛什么也没发生，只是她眼中亮晶晶的一点水光，刹那刺痛了苏今庭，叫他一时微颤着手，不知该怎么接过那包沉重的雪明蕊。

「你听我说，桑儿，等我，等我拜完堂再跟你解释行吗？」

似乎很怕桑琴毁掉这场婚礼，苏今庭几乎有些哀求了，而桑琴还未开口，身旁的厉随风已经忍不住，铁青着一张俊脸，直接拔了剑大步踏入堂内，一剑挑开了那道艳如血的红盖头，然后在满堂尖叫中冷着声音，一字一句道：

「敢问谷姑娘为何要穿上桑琴的嫁衣？」

谷婉月花容失色，紧跟上来的苏今庭赶紧将她搂入怀中，挺身相互，「阿风，你够了！」

与对桑琴的愧疚不同，面对厉随风，苏今庭已经不自觉拿出堡主的威严来了，而厉随风身上的杀气却一点也未褪去，眼看着剑拔弩张，有什么要一触即发时，一只手忽然伸出，直直拉住了厉随风的衣角。

「阿风，我们走吧。」

轻轻的一句，却叫厉随风瞬间泄了气，他还想再说什么，却看着桑琴低头的模样，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只能收回剑，心疼地任她拉着自己出了门。

那包千辛万苦得来的雪明蕊就这样掉落在地，几脚便踩散了，风一吹就支离破碎。

烟花漫天中，还是苏今庭追了出来，拉住桑琴：「桑儿你别走.....」

他欲言又止，深吸了口气后，到底贴在桑琴耳边小声道：「婉月她，她怀了我的孩子。」

桑琴霍然抬头，苏今庭有些不敢直视她的眼眸，却还在说着——

所以才要给她个名分，所以才要为你准备的婚礼先让给她，所以才要.....但请你相信，我会娶你，真的会娶你，我说过，不会负你的.....

那么多的话，听得桑琴头痛欲裂，尚来不及去消化时，厉随风已经大力揽过她，径直向外走去，上马、扬鞭、头也不回，一气呵成地不给苏今庭任何机会。

直到绝尘而去时，桑琴才感觉到一阵冷，一阵发自心底的冷。

「没事的，桑琴，我带你走，我们离开这里就没事了.....」

厉随风的下巴抵着她的头顶，在她耳边不住道，她紧紧揪住厉随风的衣裳，瑟缩在他怀中，整个人微微颤抖着，脸色苍白得胜过那云岭的雪。

来了，又来了，那种痛又来了.....

她呢喃着，哆嗦着手摸向腰间的竹筒，在寒彻入骨的夜风中，混着眼泪，吞下了第二片五叶罗。

剧烈的绞痛中，她死死咬住唇，咬得满口血腥，眼前模糊了一片。

那时的桑琴还不知道，如果那次就跟厉随风走了，也许后面的一切都不会发生了，她也不会极度的痛苦中吞下第三片五叶罗，也不会亲眼看着自己的孩子胎死腹中。

(六)

在半个月后，满江湖的追捕中，桑琴与厉随风主动回到了苍云堡。

苏今庭迎面上去对准厉随风就是一拳，他怒不可遏：「你凭什么带走她？你以下犯上好大的胆子，厉右护法！」

厉随风这回却没有任何反应，只垂首擦去唇边的血渍，倒是桑琴将他拉至身后，低眉顺眼，对苏今庭语调淡淡道：「堡主息怒，属下与右护法知罪。」

这久违的恭敬与疏离叫苏今庭一愣，随之而来的是更加控制不住的怒火：「你叫我什么？」

「堡主，您是苍云堡的堡主，我们是您的左右护法。」桑琴依旧低着头，无甚表情。

「仅此而已？」苏今庭怒极反笑。

「仅此而已。」

「好，很好，」苏今庭胸膛起伏着，抚掌冷笑，眸光扫至厉随风身上，陡然一厉：「如君所愿，左右护法擅离职守，自去司刑门领罚吧！」

说着他拂袖而去，经过前厅时恨恨地扯下了堂前的红绸与灯笼，桑琴这才发现，原来这里在筹办一场新的婚礼，想来等的那个新娘应该是她，这回苏今庭却是没有骗她了。

桑琴浮现出一丝苦笑，扭头看了眼厉随风，只可惜，她现在更想要的，是另外一样东西，这才是她骗厉随风回来的真正原因。

她对厉随风道，自己仍旧忘不了苏今庭，她要回苍云堡，她不求名份了，她只想和从前一样，以护法的身份，默默守护在他身边。

实际上，她之所以回来，全是为了阿风。

在苍云堡上上下下都寻遍了，仍找不到解药后，桑琴决定铤而走险了，她在一个深夜摸入了苏今庭房中。

自从谷婉月的孕象愈发明显后，他们便已经分房而睡了，桑琴很轻易地就习惯了房中的黑暗。

当举着匕首站在床边时，她是真的有一刻，有那么一股冲动，想和床上那个人同归于尽。

至少这样他就不会再骗她，不会再将她伤得体无完肤。

许是想得太入神了，桑琴不经意发出了声响，榻上的身影一动，她一惊，寒光一闪间，锋利的匕首已经横在了苏今庭的脖颈上。

「桑儿？」

苏今庭并不见惊慌，确定是桑琴后，反而徐徐坐起，玩味一笑：「怎么，谋杀亲夫吗？」

桑琴抿紧唇，孤注一掷般：「你给阿风下了毒是吗？」

话一出，苏今庭身子明显一震，他呼吸急促了半晌后，才终是在黑暗中恨声道：「原来这才是你回来的目的！」

「少废话，解药呢？」桑琴狠心将匕首又推进一分，「你把解药交出来，看在阿风追随你一场的份上，放他走，我留下来任你处置，你便是将我千刀万剐也无所谓，你看如何？」

苏今庭哼了哼，不易察觉地捏紧双手：「你倒是对他情深意重。」

「只因他从未抛弃过我。」桑琴面不改色。

房中默了片刻，静得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。

「解药嘛，不是不能给你，只是厉随风那疯子，从来只听你一个人的话，若非如此，我也不会下毒控制他，以防万一……」

好半天，苏今庭终于开口，却是一边说着，一边压低声音，直到最后桑琴根本听不见了，不得不凑近时，却手腕一痛，猝不及防地被苏今庭夺去匕首，整个人被他一拉，一扯，一压。

就在短短瞬间，乾坤扭转，苏今庭反将桑琴压在了身下，冰冷的匕首贴着她的脸颊滑过，伴随着一道低沉的笑声：「桑儿你还是太天真了，你不够狠，而且你爱我。」

「就算你拿着刀架在我脖子上，我也不信你会真的杀了我，你怎么就能这样与我逗笑呢。」

原来之前桑琴的周旋，在苏今庭眼中，不过是场玩笑，一场他陪着她慢慢玩的笑话。

桑琴拼命挣扎着，涨红了脸，又气又羞，苏今庭压在她身上，呼吸却重了起来，眸色也渐渐加深。

「不如你换种方式为他拿解药吧！」

月色朦胧，帘幔扬起，匕首坠落在地，那只修长的手探入她衣内，在她身上游走，慢慢拢住她胸前那团柔软。

「不要！」

桑琴瞳孔骤缩，发狠般地想要推开苏今庭，却被他另一只手牢牢禁锢住，他冷厉的声音在她头顶响起。

「你难道不想救厉随风了吗？」

桑琴一怔，对上了那双墨色浓重的眼眸，他似是极力克制着某种情感，在月光中灼灼望着她，眼神绵长幽深。

「桑儿，你不会知道我这些日夜是如何度过的，我当真以为.....以为你再也不会回来了。」

语气中卸去了所有冷硬，藏着无法言说的痛苦与后怕，有那么一瞬间，桑琴甚至产生了一种「错觉」——

苏今庭十分珍视她，她的回来对他来说，犹如心头至宝失而复得。

「桑儿，别再离开我了，我不会再骗你，更不会再伤害你了，你再信我一回，最后一回.....」

温热的双唇慢慢贴近，呢喃声中竟隐隐含了一丝哀求的意味，桑琴无法抵挡。

「你说话算数，一定要给阿风解药.....」

「别在这个时候提他，算我求你了。」

灼热的呼吸中，头一回带着恳切卑微，这是桑琴从未见过的苏今庭。

她仿佛透过他身后的月光，遥遥看见了那一年的少年。

「桑儿，不是只有他不会抛弃你，我也愿以心头血立誓，此生此世，永不弃你.....」

风拍窗棂，帘幔飞扬，两片柔软的东西终是覆上了桑琴的唇，将她卷进了一片昏天暗地的缠绵中。

闭上眼，泪水滑落，似乎认命了一般。

颠倒混乱，今夕何夕，不辨流年。

(七)

在醒来很久后，桑琴都没有出声惊动苏今庭，她轻抚着他后背的那道印记，久久地摩挲着，眸光空茫而绵长。

眼泪不知不觉顺着脸颊淌了下来，她小心翼翼地贴在苏今庭的后背上，直到苏今庭动了动身子，醒转过来，惊奇地扭头望向她，她仍兀自沉浸着。

也许因为她是被训练长大的孩子，从小就缺乏温情，所以内心格外渴盼得到真正的爱，而就在她最绝望无助的时候，恰好出现了那样一个少年，带她脱离困境，更在此后她漫长的训练生涯中，给了她一种精神寄托，宛如头顶的白月光，是她想象出来的无尽美好。

所以她才会执念那样深，这么多年念念不忘，甚至甘愿为那个少年付出一切。

听着桑琴的回忆，苏今庭沉默了，仿佛忽然明白了什么，许久许久，他才转身抱住桑琴，将脑袋埋在她的脖颈处，深深呼吸

道：

「对不起，永远不会了，我永远不会再伤害你了，更不会弃你于不顾.....」

桑琴怔怔地听着，终是缓缓伸出了手，回抱住了苏今庭，眼前水雾一片。

「把解药给阿风，放他自由，让他海阔天空，而我.....恐怕这辈子都走不了了。」

多可悲，不将五叶罗都吃完，她也许一辈子都没办法忘却他，但那妖冶美丽的小花却带着剧毒，可能忘却他的那一天，就是她毒发身亡的时候。

以痛止痛，以命止爱，她的情感灼热而极端，虽然会将自己弄得遍体鳞伤，但从她吞下第一片五叶罗之时，她就已经没有退路了。

她迷恋上了五叶罗的味道，就像她渴盼已久的爱一样，要么开到极致，要么就败到荼蘼。

退无可退，避无可避。

「解药没有现成的，我会立刻找人配制，不过还需要一段时日，你不要着急，耐心等待便好，我答应你的事，一定会做到。」

「桑儿，一切都不远了，你相信我，我将会给你最美好的一场大婚，会让你做上真真正正的堡主夫人。」

灼热的气息萦绕在桑琴耳边，「真真正正」四个字咬得极重，显然带着深意，彼时的桑琴却没有听明白。

她就这样留在了苍云堡中，等待着解药配制出来，在这之前，苏今庭不许她与厉随风再见面。

为此苏今庭还接连派下许多件任务，令厉随风出堡执行。

失而复得的他，似乎醋意格外大，警惕心也格外重，唯恐厉随风再一次将桑琴带走。

直到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，一身血污的厉随风，敲开了桑琴的房门。

门口几个守卫已被他放倒，他二话不说拉起了桑琴的手，语气无比坚定：「我带你走，我全知道了！」

如果不是提前完成任务，就不会回堡中无意听见苏今庭与谷婉月的一番对话，他这才知道桑琴留下来的真正原因。

「你怎么这样傻，为了一份解药任他要挟？」漫天风雨中，厉随风血红了双眼，「姓谷的那女人根本容你不得，一直要苏今庭将你逐出去，你再留下来，迟早有一天会被她所害！」

「如果是为了救我，要将你置于险地，让你留在苏今庭身边，付出这么多代价，我宁愿不要那解药！」

「我们走吧，去哪里都好，离开这个鬼地方，在我毒发身亡前，我一定要把你带出去，让你自由自在地活着，不再被任何东西牵绊住！」

握住桑琴的那只大手滚烫而有力，熨帖了她整颗心，漫天大雨里，桑琴却泪光闪烁，摇着头道：「不，阿风，我一定要拿到解药才行，我不会让你丢掉性命的，你必须好好活下去.....」

「什么狗屁解药，我这条命有那么重要吗？」

「重要，很重要！」桑琴几乎是嘶声喊了出来，她也紧紧回握住厉随风的手，目光是那般灼热坚定，「你是这世上待我最好的人，也是我在这苍云堡中，唯一还在乎的人，我不会眼睁睁看着你去死.....」

「好一番情深意重，我差点都要感动地哭出来了。」

冷冰冰的一个声音忽然在风雨中响起，桑琴一惊，回头看去，苏今庭不知何时竟领着一群人赶来。

侍从高举着黑色罗伞，苏今庭站在伞下，眸中带着显而易见的愠怒，厉随风毫无畏惧，只是下意识地将桑琴护在了身后，这举动却更加刺痛了苏今庭的眼。

他目光阴鸷，犹如地狱阎罗：「右护法雨夜来访，是准备将我的人带到哪里去？」

(八)

厉随风与桑琴终究谁都没走成，他们一个被软禁了起来，一个却被验出了.....身孕。

孩子已数月有余，桑琴不敢相信，一点点触碰到自己的腹部，感受到那温暖又真切的存在，竟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奇异感觉。

这世上她不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，她竟然有了一个血脉相连的孩子，即便这孩子是苏今庭的。

只是还来不及理清诸多复杂的情绪时，苏今庭便已经端着一碗药上门来了。

谷婉月也几乎同时有孕，胎象却不稳，桑琴竟然被囚禁了起来，强行要替她试药。

那个前不久还和她缠绵悱恻的男人，转眼之间就变得那样陌生和可怕，他捏着她的下巴，不顾她的苦苦哀求，将那浓黑的药汁一滴不剩地灌入她嘴中。

她此生从没喝过那样苦的药，她拼命挣扎着，她不再奢望了，她求他，以一个最卑微的属下身份求他：「堡主，求求您，属下什么都没有了，只有这个孩子了，求求您放过他.....」

但苏今庭丝毫不为所动，他只是不断强调着：「这个孩子你不能要，婉月会伤心的，她不希望你生下来.....」

他又开始骗她了，他说：「我会补偿你的，桑儿，我会补偿你的.....」

拿什么补偿？若是一命赔一命，要他拿谷婉月的孩子做补偿，他会吗？他舍得吗？

果然，这样的疯话才说出口，苏今庭已扬手给了她重重一个耳光，他眉头紧锁，警惕地回头望向紧缩的门窗，似乎生怕有人

听见，回去告诉谷婉月，叫如今待产的谷婉月受到一丝丝刺激。

桑琴被掀翻在床上，捂着脸久久没有动弹，苏今庭见她脸上红肿一片，情知道自己下手重了，一时间有些过意不去，不由耐心哄道：「桑儿，你听话，你乖乖听话好吗？别再任性了，我也不想伤害你，你便乖乖配合行不行……」

听话？配合？听话地任他为了另一个女人践踏她？配合地任他亲手杀掉自己的孩子？

这就是爱和不爱的区别，一个可以捧在手心，恨不能将全天下拱手送之，一个却连狠狠踩在脚底，都犹嫌不够。

「对不起，苏今庭，没有哪一个母亲能做到你说的『配合』，我情愿你一刀杀了我，也好过你现在这样折磨我。」

最后的尾音接近嘶哑，这样一句话，几乎是桑琴混杂着血泪，目视着苏今庭逐字逐句地说出来的。

她说这话时的样子一定很可怕，否则为什么苏今庭颤了颤，竟别过头不敢与她对望。

她终于，被自己所爱的人，彻彻底底地逼成了一个疯子吗？

寒风凛冽的深夜，第三片五叶罗叫桑琴吞入喉中，她忍受着那一波波袭来的痛苦，揪紧双手，只想着真好，她终于可以不再爱他了，这真是再好不过的事情……

(九)

即便做了无数的心理准备，但当几天后的一个清晨，伴随着剧烈的阵痛，有滚热的东西滑出体内，鲜血瞬间浸满了床单时，桑琴仍旧不可抑制地尖叫起来，像个真真正正的疯子。

「孩子，我的孩子，求求你别离开我，求求你！」

一直守在床边的苏今庭猛地惊醒时，瞳孔骤缩，显然也被眼前的一幕震住了，他可能未想到滑胎的过程会这般简单粗暴，他踉踉跄跄地起身，浑身止不住的颤抖，像是比桑琴还要吃惊，眼眶瞬间就红了：「怎么会这样，怎么会这样……」

而桑琴还在尖叫着，双手撕扯着自己的头发，脸上是惊恐至极的表情，她不停挣扎着，不停推开苏今庭的怀抱，她什么都不要，她只是歇斯底里地哭喊着：

「阿风救我，阿风救救我，阿风……」

大门「砰」的一声被撞开，满身是血的厉随风手持一把剑，以遇神杀神，遇佛诛佛的姿态闯了进来。

他终是逃出了软禁之地，门外看守的侍从已倒了一大片，显然外头刚经过一番血战，而杀红了眼的厉随风势不可挡。

仍旧有不少侍从涌上，试图拦住厉随风，厉随风却在看清房中惨状后，一声嘶吼，杀气陡增，几乎是一剑一个，宛如地狱煞神。

「阿风，阿风……」陷入疯狂中的桑琴在看到厉随风的那一刻，仿佛溺水之人抓住了救命稻草，她手脚并用地想爬下床，却被

苏今庭紧紧搂住，苏今庭似乎也失去了理智，只是大声喝着：

「快！擒住右护法，别再让他靠近！」

尖叫声，打斗声，整个世界被鲜血染红，昏天暗地的混乱中，不断有人倒下去，而在苏今庭隔空弹穴后，场中包围的那道身影一僵，那个倒下去的人终于变成了厉随风。

他倒在了一片触目惊心的血泊中，心有不甘地望了眼床上的桑琴，桑琴浑身一个剧颤，紧接着一声惨叫，两眼一黑，彻底昏死在了苏今庭的怀中。

这场震惊了苍云堡上下的动荡，终是在一片人仰马翻中平息下来，所有人松了口气的同时，都没有注意到暗处，苏今庭几乎要捏碎的拳头。

「齐赫，我要你血、债、血、还！」

(十)

厉随风被关进了暗无天日的地牢里，苏今庭留他性命的唯一原因，不过是为了——

桑琴。

「你不想救他了吗？哪怕再恨我，你也要将这些补药喝下去，好好调理身子，否则你如果捱不过去了，我一定让厉随风给你陪葬！」

躺在那道瘦弱身影，心如死灰，只是木然地睁大着眼，仿佛灵魂都被抽空了般，直到听到「厉随风」三个字时，长睫才颤了颤，有了反应。

守在床边的苏今庭还来不及欣喜，手中的药碗陡然被打翻，床上的桑琴已狠狠咬住了他的手。

血水混杂着泪水，带来一阵撕心的痛楚，苏今庭倒吸口冷气，却没有躲闪，硬是咬住牙关任由桑琴发泄着。

那双曾经死心塌地，布满情意的眼睛，此刻却再也看不到一丝爱意，只带着刻入骨髓的恨。

苏今庭心头忽然很慌乱，冥冥中有种难以言说的预感，这一次，他是真正要失去桑琴，失去那个.....始终无怨无悔追随他、爱着他的姑娘了。

「桑儿，等你养好身体，我们还会有其他孩子，你别难过，我会.....」

他强忍慌乱，开口想要安抚她，她却忽然放开了他的手，躺回床上闭紧了眼眸，唇边勾起了一个苍白的笑。

「不会再有了，我绝不会再有你的孩子了。」

「因为我恶心你，恶心你的虚情假意，恶心你的卑劣无耻，恶心你的狠毒冷血，你这个人，从头到脚，彻彻底底，都让我感到恶心！」

饱含怨恨与厌恶的话语在房中回荡着，犹如一把刀子插入了苏今庭的心脏里，叫他陡然煞白了一张脸，全身的血液都似乎凝固了般。

床上的桑琴却握紧了手，紧紧抓住身下的被褥，泪水滑过眼角，她从未那么后悔与心痛过。

「是我太蠢，执念于少年时的镜花水月，虚无幻影，其实真正守在我身边，一心一意待我，对我不离不弃的，是阿风，一直都是阿风……」

「我忽视了他的好，眼中只看得见你，为了你愿意付出我的一切，甚至是性命，困在鬼泣林时，我宁愿割破手腕，用自己的鲜血来喂你，也要让你活下去，可你配吗？」

「苏今庭，你什么都不是，你只是个没有心的无情人，你不配我再为你做任何事情，掉任何一滴眼泪。」

「我祝你跟你的谷姑娘百年好合，一对狗男女黄泉碧落永相随，生生世世缠绵不休，被恶灵环绕，永无安宁之日！」

(十一)

第四片五叶罗也被摘下，同雪蟾引一起被桑琴服下。

这「雪蟾引」珍贵无比，乃是世间至宝，对各种重伤都有奇效，苏今庭舍得送来，可见对桑琴确有几分情意。

但如今桑琴已经毫不在意这些了，或者说，毫不稀罕，她服下五叶罗也不再是因为伤情，而是五叶罗与那雪蟾引一起服下，

可短期内令功力大增，助她救出厉随风。

当夜幕笼罩，苍云堡中万籁俱寂时，桑琴躺在床上，在黑暗中陡然睁开了一双眼眸。

她追随苏今庭多年，熟知苍云堡中的各种隐秘机关，但在去地牢救厉随风之前，她得先去另一个地方，弄到她的筹码。

当一个痴情的女人，彻底清醒过来，不再锲于情爱之中，心硬如铁，做回原本的自己，她便无往不胜了。

桑琴身轻如燕，无声无息地穿梭在浓密的夜色中，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，以牙还牙，以血还血。

谷婉月睡至半夜时，忽然被一道杀意惊醒，睁开眼，她只看到一把锋利的匕首，以及一双怨恨至极的眼眸。

还来不及尖叫，她的几处穴位已被飞速点住，耳边只响起桑琴的一声冷笑：

「一命换一命，堡主夫人，你说拿你跟你腹中孩儿的性命，来换我与阿风的两条命，这笔买卖划不划算，你的好夫君，苏大堡主又会不会答应？」

地牢里阴暗潮湿，浓烈的血腥味扑鼻而来。

因熟知机关，又有「筹码」在手，桑琴自然一路畅通无阻。

怀着焦灼的心情，她终是在地牢最后一层，见到了遍体鳞伤的厉随风。

「阿风！」

泪水瞬间湿润了眼眶，被铁链绑住的男人听到这久违的呼唤，一点点睁开布满血污的眼眸，当看清那道魂牵梦萦的熟悉身影时，脸上写满了不敢相信，还以为在梦中一般。

厉随风才受过一顿鞭笞之刑，衣裳碎裂，皮开肉绽，周身满是鲜血。

桑琴挟持着谷婉月上前察看伤势，望着那一道道鞭痕，心痛得几乎无法呼吸。

就在她准备解开厉随风时，身子却忽然一僵，厉随风血淋淋的后背裸露在外，那上面分明有一道印记——

一道浅红色的印记，像月牙儿，又像弯刀，那是刻在桑琴记忆中，死也不会忘却的独特符号。

「阿风，你，你为什么会有这道印记？」

桑琴抬起头，声音都在发颤，若不是雪蟾引的奇效，她险些就要站不稳了。

「你是不是，是不是曾经在苍云堡十数年前的一场训练中，救过一个被毒蛇咬伤的小姑娘？」

(十二)

天道荒谬，世事弄人，该怎样去形容这一场阴差阳错呢？

桑琴做梦也想不到，厉随风其实还有一个身份，他曾是老堡主的嫡传弟子，也就是苏今庭名义上的师弟。

他与苏今庭背后都有这样一道弯刀印记，那是老堡主为他们烙上的，代表着这是他亲自选中的两个「接班人」。

两个都是惊艳绝伦的好苗子，老堡主倾囊以授，将来堡主之位便会传给他们其中一人。

只是十数年前那场荒野训练中，厉随风的表现令老堡主很不满，因为他竟为了救一个死不足惜的同伴，拖住了自己的脚步，耽误了比拼厮杀。

要做一把锋利的好刀，便不能有恻隐之心，更不能动情。

「你向来沉默寡言，不动如山，心性比谁都要坚定，此番能为一人做到如此地步，那人定对你有特殊意义，若师父没猜错，那是个.....姑娘家对吗？」

少年情窦初开，心事写在脸上，老堡主精明一世，不难猜出。

「风儿，师父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说出来那丫头是谁，师父替你杀了她，你便可再无牵绊，一往无前，日后与今庭一争那堡主之位了，你可愿意？」

「弟子.....不愿。」

那一天，不管老堡主如何鞭打逼问，厉随风都没有说出他救的那人是谁——

即使他已经在心中将她的模样镌刻千百遍了。

荒林相救，不是他第一次遇见她，早在很久以前，他就在苍云堡中的各种训练间捕捉到她的身影了。

那样纤秀瘦弱的小姑娘，身上却有一股说不出的韧劲，不知在什么时候，就打动了他的心扉。

他救下她，却碍于身份无法言明，后来更是为了保她性命，将荒林那件事永远地埋在了心底，从不曾泄露过半分。

也因此，他的师父，老堡主对他失望透顶，将他贬为了普通弟子，永久失去了竞争堡主之位的机会。

但他不在乎，他反而有一丝轻松与不能为人道的欣喜，因为成为了苍云堡的普通弟子，他便能与他心爱的姑娘一同训练，朝夕相处，默默守护在她身边了。

即使她从不会知道他救过她，爱慕着她，更为她放弃了一切。

但他无怨无悔，能陪在她身边，日日看见她，守护着她，他已经再满足不过了。

(十三)

「你一早就知道对不对？」

面对着率领人马，闻讯赶来地牢的苏今庭，桑琴嘶声泪流，架在谷婉月脖子上的刀都在颤抖。

「你明明知道救我的阿风，你却一直都在骗我，利用我，对不对？」

一切何其荒谬可悲，难怪苏今庭总是闪烁其词，含糊回应当年的相救之恩，原来从一开始，那个人就不是他！

是阿风，从头到尾都是阿风——

当年救过她，背着她走出荒林，给了她无限温暖，宛如头顶白月光的那个少年，是阿风。

后来陪在她身边，朝夕相处，不离不弃守护她，在她最绝望时一次次拯救她的那个人，依然是阿风！

一切的一切，从头至尾，那个一心一意爱着她，为她毫无保留付出，她那么多年寻寻觅觅的那道身影，全都是阿风！

「你，你都知道了？」

苏今庭明显有些慌乱，他「鸠占鹊巢」那么多年，霸占着那份不属于自己的恩情，心底隐隐不安怕被发现，甚至曾动过除去厉随风的念头，却到底顾念着曾经的同门之情不忍下手，只是没想到，真相暴露的这一天，还是来了.....

「果然，是你的便是你的，不是你的，如何留也留不住。」

厉随风是个沉默寡言的性子，又将那秘密深埋心底，桑琴也从不曾跟他提过当年之事，所以他们才错过这么多年。

这却被苏今庭「钻了空子」，苍云堡中，有这独特印记的，除了他，便只有厉随风一人了。

桑琴心心念念的那个少年，自然就是他曾经的「好师弟」，如今的厉大护法了。

他心知肚明这一切，却瞒得严严实实，他享受着桑琴的好，早已无法放手了。

而他又多么不甘心，为何当年不是他先厉随风一步，救下受伤的桑琴呢？

可扪心自问下，若是他，会去救人吗？救过之后，又会为了一个女人，甘愿放弃堡主之位吗？

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，他也不愿去细想，总之现在桑琴是他的，是只属于他一人的，他一次次伤害利用她都不是存心的，皆是另有隐情，只是时机未到，现在还不能说出口。

但不用多久了，很快了，很快她就会明白一切了，只是在这之前，他一定要牢牢将她禁锢在身边，绝不会放她跟厉随风远走高飞。

「桑儿，过来，回到我身边，你所做的一切我都不会追究，只要你过来，重新回到我身边……」

「事到如今，你还在痴人说梦话吗？」桑琴狠狠咬住牙，将手中刀又往谷婉月脖子上一抵，谷婉月被点了穴位，动弹不得，只一双眼泪流不止，对着苏今庭满带「求救」之意。

「快把解药拿出来，备好车马，放我们离开苍云堡，否则，你就等着一尸两命吧！」

(十四)

马车驰骋在山道上，月色如银，大风烈烈，苍云堡终是被远远甩在了后面。

谷婉月被扔在了半山腰，桑琴同苏今庭约定好的地方，临走前，桑琴喂她吃下了最后一片五叶罗，那样强的毒性，就看她能不能捱过去了。

「苏今庭会找到你的，他应该不会让你死掉，但你腹中的孩子估计留不住了，你也曾害我失去过一个孩子，如今勉强算是两清了。」

除此之外，因谷婉月非习武之人，身娇体弱，五叶罗的毒会残留在她体内，折磨她一辈子。

「我不愿亲自动手杀你，一则嫌脏，二则你这样蛇蝎心肠的女人，合该与苏今庭纠缠一世，黄泉碧落永相随，受恶灵环绕，永无安宁之日，如此轻松死了岂不可惜？」

「从此之后，我跟你，跟苏今庭，跟苍云堡，都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。」

海阔天空，这一世，她和阿风，终于自由了。

他们终于能为自己而活，相守永不分离了。

「阿风，你想去哪里？」

骏马扬鞭，踏碎月光，夜风拂过他们缠绕的发丝。

「去哪儿都行，只要和你在一起。」

四目相视间，厉随风扬起唇角，苍白俊秀的脸上露出一笑：

「对不起，是我来晚了，让你受苦了。」

那么多年的阴差阳错，是他将那个少年锁在了心底，没有及时放出，才让她多受了这么多罪。

「不。」桑琴摇摇头，夜风扬起她的长发，她倚入他怀中，是从未有过的安心与踏实。

「吾心归处是吾家，余生百年漫漫长，红颜白骨，我同你青山踏遍，只要我们在一起，天涯可为家，何时都不晚。」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